



奔跑吧少年
◎袁德君

春,清风细雨

◎成惊涛

冰雪融而无奈,
春意醒而振奋。
又一轮新春,
如孔雀般开屏。
缠绵的清风细雨,
情话絮叨轻盈。
俏丽的淑女,
身着裙衣拂起晶莹,
抚过长长的柳梢,
嫩苞张开眼睛;
小溪与雨点邂逅,
羞涩涩扑打闹腾;

一片雨雾飘逸曼妙,
翩翩起舞精彩纷呈。
千万注春雨垂钓,
开钓大地翠翠青青。
清风牵引雨线,
织出妖娆纯净。
扯一片绚烂的锦帛,
向着原野覆盖延伸。
嵌进表皮接通地脉,
营养随筋络推进,
缓缓渗入地层,
直达梦中的地心。

于是天空、地球,
传来同一个声音:
给你吉祥如意,
赠你万象更新。
清风骨为峭峻身,
细雨价高贵如金。
给华夏一个微笑,
新一春已开始迈进。
清风细雨止不住啊,
只留下轮回的习性,
亘古不变的规则,
意味隽永的怡情……

季老师家的门

◎王海波

那扇门还在。漆色剥落得厉害,原是深褐色,如今剩下木料的本色,风吹日晒中泛着灰白。

门框有些歪斜,宛若老人佝偻的背,固执地守在那里。我站在季老师家门口,望着那扇门,好像看到上物理课的季老师在伏案批改作业。他批改作业的红钢笔插在上衣口袋,似别着一朵小花。

季老师左腿残疾,瘸腿。我们这些半大孩子,在课堂上敬畏季老师渊博的学识,晦涩难懂的物理公式经他深入浅出的讲解变得清晰明了,而课间我们常常忘记分寸。记得最清楚的是同学葛飞摸他的头,季老师稀疏的头发被揉乱了也不恼,扶着讲台站稳,笑着说:“小心牛顿的苹果砸着你。”

上物理课时,葛飞看到前排同学脱了一只鞋,他俯身从桌下用脚钩住前排同学的鞋,正要弯腰去拾时,被季老师发现了。季老师一拐一拐地走到葛飞课桌前,指着葛飞问:“你上课老是不定神,又在做什么物理实验?”然后,季老师把鞋子扔到窗外。

季老师住在西街。他妻子不会做家务,家务活儿都是季老师干的。他家离河边不远,淘米、洗菜、清衣服都在河边,他单膝跪在埠口台阶上,很费力的样子。有一次轮船经过,水浪涌到台阶,季老师连忙抓住河边的竹栏杆,差点滑到河里。他妻子是

供销社营业员,一张白皙的脸,烫着时髦的卷发,穿碎花连衣裙。后来供销社改制,职工下岗分流,他妻子就自己开店经营,起初生意还不错,但不到两年就关了门,说到南方做生意去了,没回来过。

那天,我们班主任家里有事,由季老师照应班级。下午的时候,葛飞领着我们五个同学到沟南的农田下军棋四国大战。葛飞说,今天多下几局,季老师找不到我们,更何况小沟他也跨不过。学校和农田之间有条小河,我们习惯叫小沟。沟中间有一条小埂,小埂中间有沟坎,需要用力一跃才能到沟南。葛飞第一个到的,躺在田里开心极了。但我相信季老师肯定站在沟埂上喊过的,只是葛飞没听到,我们也没听到。所以,当季老师突然出现在面前时,我们个个吓了一跳,面色苍白。我们被关进一间小会议室,等家长领回去。葛飞的爸爸来到小会议室,一把抓住葛飞,操起门后的扫帚就打,打得葛飞鼻青脸肿,抱头鼠窜。那之后,我们上物理课特别认真,不敢开小差,不做小动作。

季老师是南邮毕业的,分在南京,他为了妻子才改行回来当了老师。他上课总爱说:“上课了,同学们不要讲话。”他的粉笔字写得很漂亮,我模仿他的字在黑板上布置物理作业。季老师在黑板上讲好多例题,生怕我们不懂,写了擦,擦了写,粉笔灰在他

周围飞舞,他吸进那么多粉笔灰,为我们的未来画星辰轨迹。学校的过道飘来槐花香,季老师拄着拐杖做实验,能把槐树倒映在纸屏上。葛飞问季老师:“季老师,您腿疼不疼?”季老师愣了一下,镜片后的眼睛弯成月牙。他清楚葛飞是心疼他的,这回季老师摸着葛飞的头,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:“同学们,好好学吧,物理就是教你们看见世界的另一面。”

午后的西街空无一人。我近前几步,发现季老师家门锁上缠着蛛丝网,斑驳的门犹如被时光遗忘的标本。门板右下角有几道划痕,我的指尖抚过那些痕迹,有种莫名的酸楚与触动。隔壁出来一名老太太,提着洒水壶。“找季老师?”她眯着眼打量我,“季老师走了快十年了。”水壶在月季丛上划出弧线,水珠在阳光下串出无数棱镜。

岁月把门板的裂缝拉得很长。这扇破旧的门后,曾经有个瘸腿的教书匠,他用倾斜的身躯为我们扶正了人生坐标系,也给每个学生留下一把打开知识殿堂的钥匙。

我凝望季老师家那扇紧闭的门,门环在微风里轻轻晃了晃,发出细微声响。我想,一个人真正的离开不是肉体的消逝,而是被人遗忘。

季老师还在这扇门后,还在我的回忆里。

紫琅诗会

心窗片羽

观鸟日

◎汪晓远



观鸟日,我们早早地起了床,带着望远镜,穿着冲锋衣,红日伴着我们行路缓缓升起,点亮朝霞。另一边,淡青色的天空上还浮着幻影一样的月盘,校外的槐树林和灌从中,朝会一样热闹喧嚣的鸟鸣声次第散去,大多数是本土的鸟类。晚梅还开着,梅枝上站着一只麻雀,用清澈的眼神看我。我像小孩一样奋力一跃去抓它,它扇了两下翅膀就蹦到更高处了。

更远处,更高处,在树梢隐蔽的空间里、在湿地深处,有许多姿态各异的精灵:戴胜、黄莺、中华绣眼鸟、灰喜鹊……它们振着花花绿绿的翅尖羽,昂着头发出最热烈的歌声。这片林子和我白天夜晚所见到的没什么不同,晚梅还在,槐花依然未开,但世界却一下变得更加开阔和鲜活。它让我想起去年春天在异国的杜克花园里看见的风景,据说很快这里也要建造属于中国、属于昆山的杜克花园了。到时候学弟学妹们能观察到的鸟类会更多吧。

我就读的大学在苏州与昆山之间。离森林公园不远,是一片仍然带着荒野气息的新兴地带,学环境科学的我把它称为“春涧”。“月出惊山鸟,时鸣春涧中”的春涧,因为在求学的三年里,我经常听到窗外清晨的鸟鸣,有生机,昂扬,像春,又像我们。

平时即使课业任务再紧,我也会走出图书馆,走出自习室,抽出半刻坐在树下,吹吹风,听听树梢鸟儿的呢喃。它们飞来飞去,一刻不停,我时常为这种旺盛的生命和蓬勃的朝气而感动,行将衰竭的身体也会骤然再多出一份力量,支撑着我一鼓作气攻下最后一点难关。

大四下,我终于拥有一个万事俱备、可以闲看落花听鸟鸣的春天。从上学期开始,我加入了一个研究候鸟的学术小组,教授在周三早上带着大家一起去学校旁的林子里观鸟。我喜欢这些早晨,以学术的名义休闲与赏春,还非得是我们这些大学生。

沿着西门走回校园,忽然发现附近绿化带上,大片的雪柳已经盛开。晨光清澈,春天在雪白嫩绿间变得分外温柔。太阳渐渐高起来,操场上跑步的同学越来越多了。我那个来自摩洛哥的好友穿着运动短裤嗖地越过我向前了,忽然拔掉耳机,回头吆喝我等会儿一起去拍毕业照。啊,这么快吗?我还感觉自己仿佛是一只刚出窝的雏鸟呢,可是过了这个春天,我就要和同伴们从这个江南温暖的“春涧”中出发,飞向全世界了。那就像今天早晨的那些鸟儿们一样,在旅程里慢慢抖落翅膀上的胎毛,完成一次次换羽,也在飞翔中逐渐生出无穷无尽的精力来吧。

我就在树下坐下来,金色的阳光带着微微凉意落在脸上,我的眼前升起淡淡的光华。在我最年轻的时候,我在同样年轻的这所国际大学里度过了最筚路蓝缕的一段时光:入学时校园初建,还没有本科毕业生,有很多专业没有开,我们也没有新的二期学校。也正是这样,原始的生态保留下来不少,包括这动人的鸟鸣。而我在做了十二年试卷后,做梦也没想到最终能拥有这样的春晨,和风一样,我们还可以从此处出发,可去往四面八方。